

郭远志

武文驹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革命精神千秋传！



邢 远 长 颂

武文驹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5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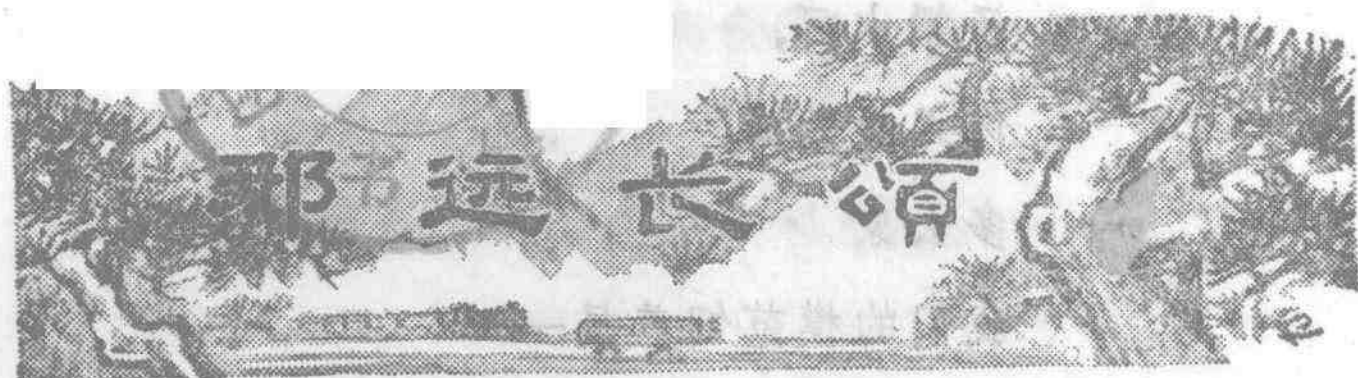
197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06·624 每册 0.09 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序 歌

巍巍八分山，
挺立天地间；
宽广汤梁水，
无风白浪翻；
傲霜岭上梅，
花红如火焰；
挺拔松树林，
苍劲入云端。

八分山呵，
你巍然屹立，
多么象
我们的老贫农——
邢远长同志的高大形象；

汤梁水呵，

你无边无岸，

多么象

我们的模范饲养员——

邢远长同志的胸怀宽广；

红梅花呵，

你红光闪烁，

多么象

我们的老英雄——

邢远长同志的红心跳荡；

松树林呵，

你枝叶苍翠，

多么象

我们的老英雄——

邢远长同志的斗志刚强！

看哪，

高山在振臂，

湖水在扬波，

红梅在喷香，

松涛在喧响。

千山万水呵，

都在为老英雄放声歌唱；
万紫千红呵，
都在伟大的时代里争相怒放……

顶 风 浪

初秋清晨，
遍地谷黄。
汤梁湖面，
浪激风狂。
锣鼓喧天，
战旗飞扬。
今日的汤梁湖边呵，
为何这般喧嚷？
原来是大桥公社的民兵，
正准备横渡“汤梁”。
民兵连长口令响，
湖边筑起道道墙。
游泳大军呵，
斗志昂扬，
军威雄壮，

待听讯号枪声响。英壮志士

突然，

一位银须老人飞步上，

声如洪钟气轩昂：

“连长——

我也要游泳，

跟随毛主席渡‘大江’！”

连长上下细打量，

满面笑容忙阻挡：

“你过七十，怎禁湖水凉？

你气力不足，怎挡风和浪？”

老人一听急开腔，

面对湖水拍胸膛：

“钢筋铁骨可劈风和浪，

胸有朝阳能化雪与霜！”

豪迈的气魄呵，

火热的心肠，

感动了连长鼓舞了小将，

异口同声一齐鼓掌：

“欢迎呀，

我们游泳大军又增添了一员老将！”

讯号枪声一打响，

老人最先跃“汤梁”。

奋臂击水如飞舟，

猛似蛟龙搏激浪。

老人的身前呵，

卷来座座浪山；

老人的身后呵，

留下层层波浪。

层层波浪呵，

源远又流长，

朵朵浪花呵，

开在毛主席的革命航道上——

土地改革，

邢远长冲在最前方。

风雨夜哨，

英姿勃勃，
一杆钢枪透寒光。
仇恨压进枪膛里，
警惕凝在刀尖上。
慧眼穿云雾，
扫视村庄每条巷。
农会门前斗地主，
冲上土台气势壮。
手持牛鞭露伤痕，
怒同地主算总账。
合作化，
那远长挺身顶风浪。
有年春头上，
湖水日夜涨。
百年未有的洪水呵，
吞没了田园，
威胁着村庄。
党发号召战洪水，
石头山上夺棉粮。
老人最先来响应，
带领大伙日夜奋战在山岗。

铁臂舞，热汗淌，
银锄闪，战歌昂；
自力更生创伟业，
梯田开到云天上。
老人站立银河旁，
鼓舞大伙要坚强：

“什么早点散伙逃外乡！
什么自找生路渡灾荒！
吓！

这是敌人在放暗枪，
我们要提防，
千万莫上当！

一根筷子易折断，
众人蓬柴火焰旺。

共产党指出了光明道，
天大的困难无阻挡。

万众一条心，
乘风破浪，

社会主义走到底，
浪打船头不转向！”

一九六一年呵，最难忘，

刘少奇一伙兴风浪。一次社员大会上，上头“指示”传下乡：“田地分到每个人，各家各户可兴旺！”老人一听火万丈，冲到桌前问短长，声如炸雷腾空响，拳头高举怒满腔：“是谁出的鬼主意？是谁搞的鬼名堂？金桥换成独木桥，天狗吞日是梦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人民公社万年长。党和毛主席指引幸福路，我们越走越宽广。给我的田地一升一合也不要，我们的汗水要洒在公社的土地上。”

老人话音未落地，



贫下中农接上腔：

“分田到户我反对！”

“血泪当年永不忘！”

“集体道路走定了！”

“我们坚决不上当！”

整个会场如沸汤……

一股逆流顶回去，

贫下中农斗志昂。

红日高照杨家墩，

三面红旗迎风扬。

文化革命春雷响，

老人青春似火旺。

毛主席挥手指航向，

他鼓满风帆紧跟上——

草房油灯亮，
双影映土墙。
侄子鼓腮嘟囔嚷，
牢骚话儿讲不停：
“一年到头日夜忙，
只落得大字报儿几十张。
这个批评那个讲，
这受气队长谁愿当？”

老人一听眉头皱，
抖动嘴唇忙开腔：
“这是说的什么话！
干革命还怕论短长！
你埋头拉车走错向，
群众批评应当不应当？
苦尽甜来全靠党，
你吃了蜜糖忘了苦菜汤。
丢纲离线非寻常呀，
失了政权又遭殃。
阶级大印要牢牢掌，
怎能甩手丢一旁！
抬起头，放眼望，

看准目标莫停航。”

侄子听罢眉舒展，

挺起腰杆头高昂。

手拍胸膛立誓言，

革命到底不下岗！

群众大会批“刘修”，

邢远长声似炮弹飞出膛：

“刘贼妄图搞复辟，

豺狼安的黑心肠！

贫下中农脚跟稳，

风吹浪打不迷航。

坚决要走革命路，

阶级斗争永不忘。”

看哪，

老人在风口浪尖上，

越游越猛，

越战越强。

我们的邢远长呵，

正朝着远大目标，

迎着灿烂的朝阳，
搏击风浪，扬帆远航……

老 放 牛

队屋外，
月朗星疏；
队屋内，
会在继续。
是么问题这难研究，
开到夜深还没结束？
要问这样一件事呀，
还得从头说根由——
队里有头老母牛，
病重不吃草，
身比芦柴瘦。
有人见了直摇头：
“宰无血来吃无肉，
这牛还有么喂头！”
老人一听捋衣袖，

手摸牛背拍胸口：

“牛是农家宝，

怎能随便丢！

这头老牛我包下，

保证养得圆溜溜。”

队长听了喜心头，

思索半天难开口：

“你老快到六十六，

不吃‘五保’要喂牛，

这副担子重得很哪，

怕你年老难承受。”

老人听罢微微笑，

手拍队长肩膀头：

“队长说话欠考究，

重担压肩又何愁！

立下愚公移山志，

敢踏困难往前走。”

队长紧拉老人手，

心情激动难表诉：

“邢大伯，
准你再放一年牛，
到时牛鞭交出手！”

老人心里甜酥酥，
接过牛鞭笑容脸上浮。
我们的邢远长呵，
从此当上了“老放牛”。

当天晚饭后，
他搬进牛棚宿。
热天给牛熏蚊子，
不怕汗水浑身流；
冬天跟牛编草席，
盖在牛身如被褥。
精心养呵忙不休：
喂盐水，加黄豆，
磨米浆，灌香油。
宁可自己少吃口，
要让病牛劲长足。

一天天呵一月月，